

西伯利亚 民族简史

侯育成 编著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西伯利亚研究所



西伯利亚民族简史

侯育成 编著

6-7/60/25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西伯利亚研究所

前 言

在我国，对世界民族的研究工作正在开展，其中对苏联的民族研究尤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侯育成同志编著的《西伯利亚民族简史》就是一个代表。这项研究成果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

十月革命后至今整整70年了。从总的方面看，苏联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民族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融洽的。西伯利亚地区的30个少数民族，在几十年间，跨越了几个社会发展阶段，步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坦途。苏联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是值得研究的。本书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提供了这方面的科学的基础材料。

侯育成同志几年来潜心研究，辛勤笔耕，终于撰写了这部著作。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西伯利亚民族专史，对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书稿运用大量材料，特别是征引中国史料及许多俄文资料，并对中外文材料进行比较分析，综合研究，因此材料更为可信，论据更有说服力。

本书对西伯利亚的22个少数民族的历史作了详尽论述，特别是对民族的渊源、民族名称、经济发展、社会形态、风俗习惯、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阐述更为生动、详细，对进一步了解西伯利亚民族及研究我国北方民族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伯利亚民族研究，是西伯利亚问题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要创建西伯利亚学，就需要继续深入地从事民族学研究，不仅研究民族史，还应研究民族经济，民俗学，语言学等等。相信会有这方面更多的作品问世。

徐景学 1987年8月15日

作 者 的 話

在西伯利亚这一广袤的大地上，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着许多民族。其中大部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同中国有过十分密切的联系，有的曾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的居住区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近几年来，我阅读了大量中外有关西伯利亚民族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对这些民族的起源、历史、生产、生活以及风俗习惯等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写成这部著作，奉献给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对西伯利亚民族感兴趣的朋友们。

这部著作主要阐述十月革命前西伯利亚各民族的历史状况，对革命后这些民族发生的变化、取得的成就，没有涉及。这部著作只写了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民族，没有对西伯利亚所有的民族都一一进行阐述。各民族的先后次序，是按所属语族排列的，大体是：突厥语族各族、蒙古语族各族、通古斯—满语族各族、芬—乌果尔语族各族、古亚细亚语族各族、爱斯基摩—阿留申语族各族。

在编写过程中，西伯利亚研究所所长徐景学同志给予很大支持和帮助，并审阅了全书，为书稿撰写前言，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一定会有疏漏和错误，诚恳期望大家批评指正。

侯育成

1987年7月5日

目 录

前言

作者的话

西伯利亚古代民族概观	(1)
鞑靼人	(15)
图瓦人	(32)
哈卡斯人	(47)
阿尔泰人	(63)
雅库特人	(74)
布里亚特人	(92)
鄂温克人	(107)
埃文人	(122)
那乃人(赫哲人)	(136)
乌德盖人	(152)
奥罗奇人	(161)
汉特人和曼西人	(168)

涅涅茨人		(181)
恩加那善人		(197)
尤卡吉尔人		(206)
尼夫赫人		(220)
伊杰里门人		(240)
科里亚克人		(255)
楚科奇人		(270)
爱斯基摩人		(286)
阿留申人		(297)

西伯利亚古代民族概观

西伯利亚西起乌拉尔山，东止白令海峡，北邻喀拉海和北冰洋，南部与中国、蒙古、朝鲜接壤，东南部与日本、东北部与美国的阿拉斯加隔海相望。土地面积为1283.69万平方公里。从地理上看，这一片茫茫大地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从乌拉尔山到叶尼塞河是西西伯利亚平原，有鄂毕河流贯其中；从叶尼塞河到勒拿河是世界最大高原之一的中西伯利亚高原，那里河流纵横交错；勒拿河以东主要是峰峦起伏的东西伯利亚山地。据1970年人口统计，现在西伯利亚人口总数为2535.35万人。其中俄罗斯人为2147.05万人，乌克兰人为94.37万人，白俄罗斯人为19.35万人，共占西伯利亚人口总数的89.2%。①他们是西伯利亚的城镇、中部和南部的主要居民，其中少数人也分布在西伯利亚北部各地。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约占人口总数的4%，为101.4万人左右。西伯利亚地区有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图瓦自治共和国和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及十五个边疆区和州。

俄国兼并西伯利亚以前，那里并没有斯拉夫人。当时有

①《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3卷，1976年，第338页。

几十个民族在那里劳动生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西伯利亚西部，自塔拉河口到图尔塔斯河河口的额尔齐斯河流域、在托博尔河的支流塔夫达河和图拉河下游、在伊谢季河流域，居住着西伯利亚鞑靼人，共1.5—2万人。鞑靼人居住区以北，在额尔齐斯河下游、蒂姆河河口到鄂毕河河口的鄂毕河流域及其支流流域，居住着汉特人。在鄂毕河左侧支流孔达河及索西瓦河流域、在塔夫达河上游，以及在图拉河、维舍拉河、伯绍拉河和丘索瓦亚河的上游，居住着汉特人的近族曼西人。俄罗斯人称汉特人为奥斯恰克人，称曼西人为沃古尔人。最初，俄罗斯人曾称汉特人和曼西人为尤格拉人。俄罗斯人到达西伯利亚时，汉特人和曼西人共1.5万人左右。在鄂毕河下游和亚马尔半岛的冻土带，在尼迪姆河和普尔河注入鄂毕湾的地区，游牧着涅涅茨人，约2000—4000人。在叶尼塞河下游、塔兹河、皮亚西纳河、泰梅尔河流域和哈坦加河及阿纳巴尔河下游，游牧着今艾涅茨人和恩加那善人的祖先，约3000—4000人。俄罗斯人称涅涅茨人、艾涅茨人、恩加那善人为萨莫耶德人和尤拉克人。在汉特人居住的地带以北，沿鄂毕河直至丘雷姆河河口，以及在丘雷姆河下游和鄂毕河其他支流流域，居住着谢尔库普人，约2500—3000人。俄罗斯人当时也称他们为奥斯恰克人。自谢尔库普人居住区，沿鄂毕河、丘雷姆河和托米河上溯，在阿尔泰地区和叶尼塞河上游，居住着各种突厥语族的民族。他们是现代哈卡斯人、阿尔泰人的祖先。俄罗斯人当时称他们为托木斯克鞑靼人、丘雷姆鞑靼人、库兹涅茨鞑靼人(约5000—6000人)和白卡尔梅克人(约7000—8000人)。在今哈卡斯自治州的草原地区和图巴河下游，居住着叶尼塞

吉尔吉斯人。吉尔吉斯人和从属于他们的一些小民族，总共有8000—9000人。图瓦人自古以来就居住在今图瓦盆地。在叶尼塞河上游，还居住着开特人，约1500—2000人。俄罗斯人当时称他们为鞑靼人和奥斯恰克人。

叶尼塞河右侧沿岸及其支流上通古斯卡河、中通古斯卡河、下通古斯卡河流域、科图伊河、奥列涅克河、勒拿河流域（雅库特人的居住区除外）、阿纳巴尔河上游，以及亚纳河、印迪吉尔卡河和科雷马河上游，都是通古斯人（鄂温克人）的居住区。阿姆贡河、布列亚河和结雅河流域，也是通古斯人的居住区。鄂霍茨克海沿岸，自北方的塔乌伊海湾到南方的图古尔河河口，都是通古斯人居住的地方。在南方，通古斯人居住在注入贝加尔湖的安加拉河上游、巴尔古津河流域。在贝加尔湖南端和东南沿岸也居住着通古斯人。通古斯人的居住区还包括音果达河、额尔古纳河、石勒喀河和涅尔查河流域，以及希洛克河、楚库河、伊罗河等河的上游流域。通古斯人口近3万人。大部分雅库特人的居住区，是勒拿河中游和以东直至阿姆加河的广大地区。另一部分雅库特人居住在维柳伊河河口地区。第三部分雅库特人居住在亚纳河中游流域。全部雅库特人约2.8万人。通古斯人和雅库特人居住区以北和东北，居住着尤卡吉尔人，约4500—5000人。他们的游牧区，从西部的奥莫洛耶瓦亚河和亚纳河直至东部的阿纳德尔河和恰翁海湾。

科里亚克人约9000—10000人。他们的住址是从鄂霍茨克海塔乌伊海湾起，沿白令海直至纳瓦林岬。楚科奇人居住在楚科奇半岛的内陆，约2500人。楚科奇半岛沿岸和拉特曼诺夫等岛上居住着爱斯基摩人，约4000人。伊杰里门

人（堪察加人）居住在堪察加半岛，约1.2万人。千岛群岛和堪察加半岛南端住着阿伊努人（千岛人）。此外，在萨哈林岛的南半部也有一部分阿伊努人。在萨哈林岛北部和阿穆尔河河口居住着尼夫赫人（基里亚克人），约4000—5000人。从尼夫赫人的住地沿阿穆尔河上溯，是乌尔奇人和那乃人的住地。当时俄罗斯人称他们为阿枪人和纳特吉人。鞑靼海峡沿岸居住着那乃人的近族奥罗奇人的祖先。在乌苏里江和日本海岸之间的森林和山中居住着乌德盖人的祖先。自那乃人居住区沿阿穆尔河上溯直至结雅河河口，是久切尔人（满人）的住地，再往上至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汇合处是达斡尔人的住地。贝加尔湖附近居住着布里亚特人，总人数近2.5万人。

俄罗斯人到来之前，西伯利亚土著居民总人数为20—22万人左右。①当然这一数字很不精确，实际可能多得多。

二

按语言，西伯利亚土著居民分属于不同的语族。大多数民族的语言属于突厥语族，如鞑靼语、阿尔泰语、哈卡斯语、图瓦语、雅库特语。布里亚特语属于蒙古语族。属于突厥语族的民族占西伯利亚土著居民总人数的58%，属于蒙古语族的民族占27%。居第三位的是属于通古斯—满语族的民族。通古斯—满语族一般分为通古斯语支（北方语）和满语支（南方语）。鄂温克语、埃文语、涅基达尔语属于通古斯语支，那乃语、乌尔奇语、奥罗克语、奥罗奇语、乌德盖语属于满语支。属于通古斯—满语族的民族占西伯利亚土著居民

①《苏联史纲（15世纪末—17世纪初）》，莫斯科，1955年，第685页。

总人数的6%，但他们的居住地很广，从叶尼塞河直到鄂霍茨克海沿岸和白令海峡。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满语族属于阿尔泰语系。^①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满语均系粘着语，在词汇和语音方面也有许多共同之处。

西伯利亚西北部土著民族的语言属于萨莫耶德语族和芬—乌果尔语族。汉特语和曼西语属芬—乌果尔语族乌果尔语支。除汉特语和曼西语外，中欧匈牙利人的语言也属于这一语支。涅涅茨语、艾涅茨语、恩加那善语和谢尔库普语属于萨莫耶德语族。萨莫耶德语族和芬—乌果尔语族属乌拉尔语系。由于阿尔泰语和乌拉尔语在形态上相近，都是粘着语，所以过去把二者合称为阿尔泰—乌拉尔语系。大多数现代语言学家都不同意这种看法。

西伯利亚东北部许多民族的语言不能归入上述语系和语族，因为它们有明显不同的结构、语音特点和许多其他特点。楚科奇语、科里亚克语、伊杰里门语、尤卡吉尔语、尼夫赫语就是如此。这些语言是编插语。什连克院士称这些语言为古亚细亚语。这一术语正确地强调了这些语言的古老性。可以认为，在古代这些语言在这一地区使用得比较广泛。

爱斯基摩语和阿留申语在西伯利亚各种语言中占有独立地位。它们互相接近，属于粘着语，与毗邻的东北古亚细亚人的语言不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开特人的语言在北亚各种语言中独树一帜。关于开特语在语言学分类中的归属问题，迄今仍未解决。开特语是粘着语，有词尾，有动物和非动物的区别，动物名词有阳性和阴性的区别。这些特点是

①《西伯利亚民族志》，莫斯科—列宁格勒，1956年，第10页。

西伯利亚所有其他民族语言所不具备的。

三

按所从事的生产活动，西伯利亚土著居民可分以下几种类型：1、原始森林和森林冻土带步行的猎人和渔民；2、定居在江河湖泊沿岸的渔民；3、定居在北极海沿岸以猎捕海兽为生的猎人；4、在原始森林游牧的养鹿猎人和渔民；5、在冻土带和森林冻土带游牧的养鹿人；6、草原和森林草原的养畜人。①在辽阔的森林和森林冻土带随处可以看到步行的猎人和渔民。所谓“步行的”，即指他们不养役畜，没有鹿拉雪橇。迁移时人们自己拉雪橇，脚登滑雪板，有时把狗套在雪橇上，帮助牵引。西伯利亚许多地方的通古斯人、尤卡吉尔人、开特人和谢尔库普人的某些群体，一部分汉特人和曼西人，都属于这一类。他们主要靠猎捕肉兽为生，在夏秋两季捕鱼，以补兽肉之不足。定居渔民主要分布在阿穆尔河和鄂毕河流域。渔业是他们一年四季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尼夫赫人、那乃人、伊杰里门人、汉特人、部分谢尔库普人、鄂毕河沿岸曼西人的经济具有这一特点。在北极海沿岸定居的楚科奇人、爱斯基摩人、科里亚克人，以猎捕海兽（海象、海豹）为生。他们也有狗拉雪橇。泰加森林养鹿的猎人和渔民，过游牧生活。他们的鹿群都不大，主要用于乘骑和驮载。一部分通古斯人、埃文人的经济，属于这种类型。在冻土带和森林冻土带游牧的养鹿人，以养鹿为主。鹿是运输用畜，鹿肉是主要食物。狩猎和捕鱼在他们的经济中仅有辅助意义。冻土带涅涅茨人、养鹿楚科奇人和养鹿科里

①《西伯利亚民族志》，莫斯科—列宁格勒，1956年，第13页。

亚克人的经济属于这种类型。草原和森林草原养畜人的经济基础，是繁殖牛和马（雅库特人）或牛马羊（阿尔泰人、哈卡斯人、布里亚特人、鞑靼人）。除雅库特人外，这些民族很久以来就从事农业，但农业是他们的副业。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游牧的或半游牧的。西伯利亚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同他们从事的生产活动有密切关系。农业、捕鱼业、猎捕海兽业，决定了从事这类生产的居民必须定居，而游牧的生活方式则与狩猎业、养鹿业和养畜业有密切关系。有的民族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则要根据季节改变生活方式，需要游牧就游牧，需要定居就定居。

炼铁和锻造各种铁器，在西伯利亚一些民族的经济生活中占一定的地位。鞑靼人、布里亚特人、汉特人和曼西人对炼铁打铁都比较熟悉。开特人、雅库特人会从矿石中炼铁。尤卡吉尔人、楚科奇人、科里亚克人、伊杰里门人和爱斯基摩人，仅使用少量偶而运到他们那里的铁。东北部某些通古斯人群体除使用铁器外，还使用石器。

交换，在西伯利亚各民族的经济中已有明显的作用。在同一个民族范围内存在着原始的交换形式。例如，定居的楚科奇人和爱斯基摩人用自己的海猎业产品（皮、油）向养鹿的楚科奇人交换制做衣服的鹿皮，定居的通古斯人用鱼向养鹿的通古斯人换鹿肉。各个民族之间也进行交换。例如，汉特人用兽皮向涅涅茨人换鱼，雅库特人和布里亚特人用肉畜和黍向通古斯人换兽皮。北方和萨彦岭地区的猎人，早已通过畜牧民族统治阶层把兽皮销往东亚、中亚各国。狩猎民族用自己的兽皮不仅可换到牲畜、畜产品和农产品，还可换到铁及中国和中亚国家生产的商品，主要是布匹、金属制品和装

饰品。外国商品的输入量并不大，主要限于居住在接近南部的一些民族之中。但是，这种贸易对后者的自然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

西伯利亚各民族在俄国入侵以前，其社会经济制度，可分为若干不同类型。西伯利亚的许多民族此时已进入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是建立在占有大量土地和畜群及多种形式的封建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贸易对统治阶级聚集财富起了促进作用。个别西伯利亚民族已具有统治阶级的国家组织形式，如西伯利亚鞑靼人在15世纪建立了西伯利亚汗国。进入阶级社会发展阶段的其他西伯利亚民族的领土，当时大都属于封建国家—中国。如阿穆尔地区的达斡尔人、久切尔人、布里亚特人、图瓦人及其他南西伯利亚一些民族，都归中国管辖。一些西伯利亚民族从属于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其他西伯利亚民族。汉特人和曼西人从属于西伯利亚鞑靼汗国；叶尼塞吉尔吉斯人统治着周围的其他小民族；布里亚特人统治着邻族通古斯人；达斡尔人统治着结雅河流域的通古斯人。这些从属关系带来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冲突以及各统治集团之间的冲突。

但是在俄国入侵以前，大多数西伯利亚民族处于氏族制各不同发展阶段。上述进入阶级社会的民族（布里亚特人、雅库特人、图瓦人、达斡尔人、久切尔人等），也保留着明显的氏族制残余。氏族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起很大作用。涅涅茨人、某些通古斯部落、那乃人、乌尔奇人、奥罗奇人和乌德盖人，处于父权氏族制较高发展阶段，他们受封

建社会的影响很大。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保留着许多陈旧的残余。艾涅茨人、恩加那善人、谢尔库普人和开特人，正处于父权氏族制发展时期，他们提供了父权氏族制的典型情况。尤卡吉尔人和尼夫赫人处于父权氏族制早期发展阶段，仍具有明显的母权氏族制残余。西伯利亚民族中最落后的是伊杰里门人、楚科奇人、科里亚克人和爱斯基摩人。就社会关系来说，这些民族具有母权氏族制的某些特点，而不具备父权氏族制的许多基本特征。这些民族没有氏族（或胞族）的划分，没有同族禁婚的规定。到17世纪时，这些民族仍处于母权氏族制瓦解，父权氏族制开始形成的阶段。父权氏族制的某些特征（父权制家庭、多妻）已在这些民族中存在。

五

西伯利亚各民族的信仰是相当原始的。他们的宗教观念属于所谓万物有灵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整个无生命和有生命的自然界都是神安排的，神能与人来往并影响他们的所作所为。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传教的人，叫萨满。他们似乎能支配某种神，在这种神的帮助下，他们同敌对的神作斗争。从此以后，西伯利亚最流行的是万物有灵论的一种形式——萨满教。在通古斯人、尤卡吉尔人、恩加那善人、艾涅茨人、开特人、谢尔库普人、阿尔泰人和布里亚特人中，萨满教特别流行。

萨满教的名称来自通古斯语“萨满”一词，此词的意思是“无所不知的人”。萨满教曾广泛流传于原始公社内部开始解体阶段，并残存于较高的历史发展阶段。萨满教作为宗教具有以下特点：1、特殊的人物——萨满；2、特殊的宗教仪

式一行巫术；3、萨满教的法器—铃鼓、神衣、神帽；4、萨满教信仰的神灵有善，有恶，萨满的活动似乎就是同神灵交往。①以上是萨满教普遍的特征。当然，在信仰萨满教的不同民族中，由于社会发展阶段和具体历史条件不同，这些特点的表现也不一样。在一些民族中，如楚科奇人中，大多数人都会行巫术，萨满并不是一种职业，没有萨满服、萨满帽。在另一些民族中，萨满是一种固定的职业，有萨满服、萨满帽，仪式也相当复杂。通古斯人、涅涅茨人、汉特人的萨满教就是这样。

专职萨满，被社会视为能直接与神灵交往，因而有能力为人治病和占卜吉凶祸福，对社会有很大用处。萨满的义务是了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想知道而又无力知道的一切事情。他预见未来，占卜失去的东西在何处，预报渔猎收获的多寡。他还给病人治病，给死者送魂。所有这些义务他都是通过同神灵直接交往的办法来完成的。根据那乃人的信仰，如果一个妇女不生孩子，就须请萨满帮助从胎儿树取回一个胎儿魂。在布里亚特人中，孩子降生后，要请萨满奠酒祭神，以保佑儿童不哭，快快成长。在汉特人中，萨满决定献祭多少驯鹿才能使引起疾病的神灵息怒。在阿尔泰人中，萨满能把落在神灵手中的灵魂招回来，或把神灵从人体中赶出去，从而使病人恢复健康。萨满完成义务一般通过“昏迷”手段与神灵交往。昏迷有两种形式：一是占有昏迷，即神灵附体，萨满的肉体被神灵占有；二是游动昏迷，即灵魂出窍，萨满的灵魂离开肉体去见神灵。②在占有昏迷中，萨满的肉

①《世界宗教资料》，北京，1983年，第3期。

②《世界宗教资料》，北京，1983年，第3期。

体被神灵占有后，陷入恍恍惚惚的昏迷状态，成为神灵的代言人。在游动昏迷中，萨满的灵魂离肉体去见神灵，陷入昏迷状态。醒来之后，他叙述自己的经历，传达神灵的要求。萨满通过举行萨满仪式达到昏迷状态，而这需要一定的法器。萨满衣，其样式常常模仿一个动物，比如鹿、熊或鸟。萨满帽，是在普通帽子上插上鹿角或鸟类羽毛的特制帽。萨满鼓，是萨满的一个重要法器，一面蒙皮，一般呈椭圆形，也有圆形的。举行仪式时，萨满身穿萨满衣，头戴萨满帽，手敲萨满鼓，高声对神灵唱歌，然后进入昏迷状态。这种仪式，一般是傍晚在锥形帐篷或圆形帐篷中举行。出席的人们不仅仅是观众，而且是虔诚的信徒。他们以敬畏的心情等待着神灵的来临。萨满的特殊职业使他居于社会的显要地位。他与神灵交往的能力使他享有很高的威望。萨满不去打猎捕鱼，也不参加其他生产劳动。他理所当然地受社会供养，因为社会承认他的职业活动是必需的。随着阶级的产生及贫富分化的日趋加剧，萨满逐渐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谋取经济利益。例如，北西伯利亚养鹿的通古斯人，每年每户要给萨满1—2头牲畜，以报偿萨满的活动。阿尔泰人有一句谚语充分说明萨满得到的经济利益。谚语说：“野兽生病，狗就肥了，人生病，萨满就肥了！”有的萨满还掌握政治权力，居部落和氏族之首。

除萨满教外，在西伯利亚民族中还存在对一些自然现象的主人—神的崇拜，如山神、林神、河神、海神等。图腾崇拜也可在许多西伯利亚民族中见到，几乎所有西伯利亚的民族都崇拜熊。

俄国入侵以前，伊斯兰教已传入西伯利亚鞑靼人中。库